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62

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62

版 權 所 有

主 編：梁 實 秋
著 者：傑 士 汀 · 卡 普
譯 者：曾 永 莉
插 圖：陳 主 民
出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師

印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請 勿 翻 印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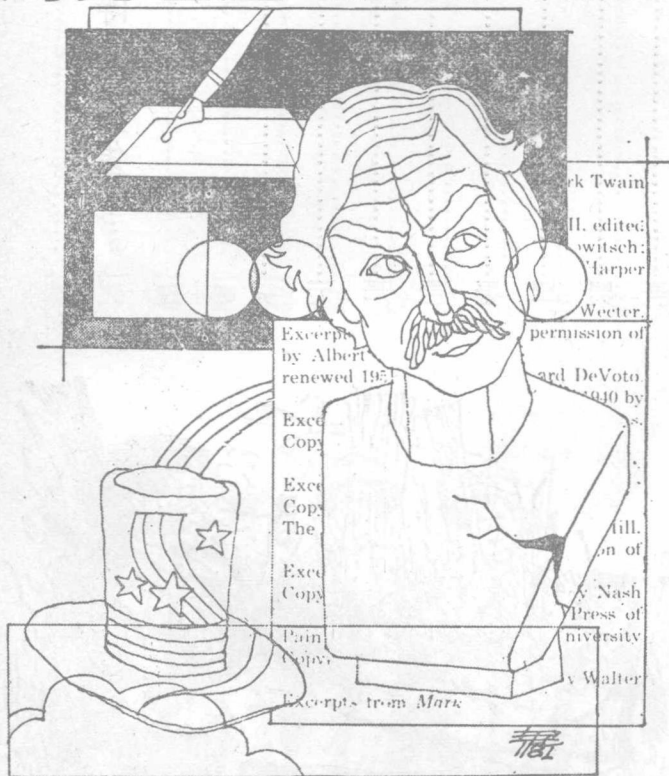
K815
62
831

港台書室



90101891

馬克吐溫 *Mark Twain*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馬克吐溫

河畔的春天·····	五
約翰叔叔的農場·····	二七
陰黯的冬·····	三
河上歲月·····	三
學徒生涯·····	三五
漢尼伯日報·····	四
浪跡天涯·····	四
亞馬遜河的誘惑·····	五



駕駛學徒·····	五
亨利之死·····	七
新奧爾良風光·····	七
克雷門斯少尉·····	九
西部行·····	二
拓荒·····	七
記者生涯·····	九
檀香山之行·····	二七
朝聖之旅·····	一三
『鄉巴佬出洋記』·····	一四
幽默家·····	一五
愛情俘虜·····	一五



仇儼情篤·····	一六〇
諾克農莊·····	一六七
『快訊』編輯·····	一七三
郭里農莊·····	一七六
『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	一七八
『頑童歷險記』·····	一八三
破產邊緣·····	一八五
撰寫自傳·····	一八九
新居落成·····	一九二
不朽的河畔頑童·····	一九五
後記·····	一九八
年表·····	二〇〇



河畔的春天

四月間一個星期六早晨，清新的春風吹過草原，大地復甦，開始新的生命。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也感受到身邊充滿著春的氣息，正坐在東密蘇里的碼頭上，注視著面前的河流。

時值一八四六年，這條河即是偉大的密西西比河，而坐在碼頭上的小男孩名叫山繆·克雷門斯。

小男孩的身後是漢尼伯鎮——一個新開墾的偏僻小鎮，規模比村落大不了多少。一百年前，密蘇里曾是美國聯邦最偏遠最荒涼的一州，而百年來漢尼伯的風貌居然仍絲毫未變。

坐在碼頭邊上的小男孩倒不是在想漢尼伯的缺陷，他正在想面前的河。這一大片泥黃的河水自遙不可及的北方滾滾而來，一直向南流入墨西哥灣，它神奇、寧靜、雄偉，更充滿著冒險和刺激。

小孩子一面環顧周遭的景色，一面脫下一隻羊毛短襪，把腳浸在河水裏。這時候的河水當然很涼，可是待會兒，河水和河上的空氣都會逐漸轉暖，屆時，他就可以不再穿毛襪了。事實上，即使目前涼意侵人；他已不耐煩穿厚重的皮靴而將其棄置一旁，說不定再過幾天他就可以赤腳走

路了。

山繆的頭很大，和他瘦弱的身體不太相稱。他灰藍色的眼睛閃閃發光，說話時卻是慢吞吞的，而且習慣拖個尾音。隨著心情的變化，他有時表現得很活潑，有時又很嚴肅，不過附近的男孩都覺得他是個好伙伴，因為他對身邊的世界充滿好奇，沒有人能確定他下一步會做什麼事，而且他的主意必定新奇有趣。年方十歲的他，在漢尼伯的孩子羣中已小有名氣。

對漢尼伯其他的居民而言，這只是一個安靜的星期六早晨，但對山繆來說可就不一樣了，他抬起浸在水中的腳，踩在碼頭路上石板間的爛泥裏。

一個馬車伕拉開嗓門高聲叫道：「船來啦！」

山繆等的正是這一刻。

河流轉折處駛來一艘鳥狀的大白船，塗上金漆的「鳥翼」其實是船側的明輪殼。突起的煙囪之下是炙熱的鍋爐，也是帶動這條閃閃發亮的怪物的動力來源。鍋爐中燃燒著木材，不斷冒出熊熊的烈火。每天兩次，船會在漢尼伯停靠，第一次是早晨自聖路易駛來的船，第二次則是晚間從愛荷華州科庫鎮駛向聖路易。

輪船減緩速度準備靠岸，山繆的眼珠幾乎快樂得「突出眼眶」，對他而言，船代表浪漫和冒險。有朝一日能搭乘這些海上皇宮出遊，是漢尼伯每個男孩的夢想，他們知道船艙裏都漆着亮麗

的金色，地板也鋪上漂亮的地毯，酒吧的中央還掛了一盞華麗的水晶吊燈。駕駛室位於上層甲板，外觀正如一座玻璃宮殿。

船停靠在岸邊時，一名水手把一捲繩索扔給碼頭上的人。山繆好羨慕他，暗地裏發誓自己長大後也要做個水手。可是，船上的小廝就在此時穿着圍裙走出來，站在船舷，像個要人般揮動著毛巾，剎時，山繆幾乎無法決定將來自己究竟要當個水手還是小廝。

這時船板已被架妥，碼頭搬運伙也開始工作。他們把一捆捆的大麻、煙草，還有幾桶豬肉和豬油搬上船——這些貨都是近郊的農人要賣到城裏的——然後再把來自聖路易的糖和蜜、匹茲堡製的工具，和鎮上女士用以裁製外出服的布匹搬下船。

約有十分鐘之久，碼頭上人來人往，嗡嗡的說話聲不絕於耳。十分鐘後一切工作均告完畢，尖銳的船笛鳴了三響，汽船迅速駛回河心，劃開水面疾駛而下。坐在碼頭上的山繆油然興起一種被遺棄的寂寞感覺。不過這種感覺沒有維持太久，這時，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男孩正向他走近。

這個男孩衣衫襤褸，模樣邋遢，身上穿了條過分寬大而且只有一條吊帶的褲子。他名叫湯姆·布蘭肯西，是鎮上一個酒鬼的兒子。他大部分時候都在街上遊蕩，晚上有時候回到父親的小屋，有時候就睡在別人家的大門口或街上空的大木桶裏。

山繆的母親不喜歡湯姆，常叮嚀山繆不要和他爲伍。可是湯姆既有趣又富創意，在許多方面都是討人喜歡的好伙伴，更何況此刻山繆正處於輪船離開後的空虛感之中，自然會將母親的叮嚀置諸腦後。

「哈囉，湯姆！」他說。他看見湯姆光著腳，決定把自己的毛襪也塞進口袋。「最近看到什麼好玩的事沒有？」

「哈囉！」湯姆說，「什麼也沒看見呢！」

他們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黃褐色的河水，表情若有所思。

「河水馬上就要漲了，不知道島上的情形怎麼樣？」山繆開口道。

「我想還好吧！烏龜應該已經開始下蛋了。」

「烏龜蛋！」山繆叫道，「也許河裏已經有鯰魚了！你看我們要不要過去？」

「好哇！我們去『摸』條小船來坐。」

「你有釣魚鉤或其他的工具嗎？」

湯姆脫下小帽，油污的帽緣裏有把小刀和一對釣魚鉤。

「有這些東西就够了，可是沒有線。」

「我有條舊風箏線。」山繆在口袋裏摸索了一陣後說。

「走吧！」湯姆說，「我剛看到有人把小船綁在假日山下。我想他這一陣還用不著它。」

「大概用不著。」山繆應聲道，心中略感不安。「我們最好在太陽下山以前就回來。哇！烏

龜蛋！真棒！」

「大概還有蠔呢！我爸有一天捉一大堆回來，可是他賣給別人了。」



「我們可以生一堆火烤了吃。我今天早上帶了一塊玉米麵包出來。媽媽叫我回家吃飯，可是我猜她也不指望我回去。」

「今天是星期六呀！誰敢指望你星期六回去吃飯呢？」

於是，愛好自由的山繆和沒娘的湯姆——反正世上沒人會等他回家——一同朝「烏龜島」出發。

那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他們找到一條小船，並迅速划向離漢尼伯兩哩處的河心沙島。島上的烏龜和野鳥自古以來即過著悠哉遊哉的生活，只有這兩個男孩才會去打擾牠們。

「烏龜島」上人跡罕至聽不見一點人聲。河面離漢尼伯約有一哩寬，兩岸都是森林。伊利諾那邊岸上的森林更加綿密而且形成一片沼澤。由於鄰近還有許許多多可伐之木，因此還沒有人動這片森林的腦筋。

當時密蘇里和伊利諾都還是半蠻荒區。而山繆·克雷門斯於一八三五年出世時，密西西比河以西只有兩個州——密蘇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除了一、兩個大城市之外，該區居民的生活都很刻苦，克雷門斯家的人雖非居於荒遠地區，不過漢尼伯的生活也十分簡單。

像山繆這樣的男孩只要走到離家幾哩外之處便可見到一片荒原。若非有密西西比河與外界聯絡，漢尼伯的鎮民，會對美國其他地方的生活一無所知。因為有了航運，乘船下行一百哩（約需二十四小時。）即可抵達聖路易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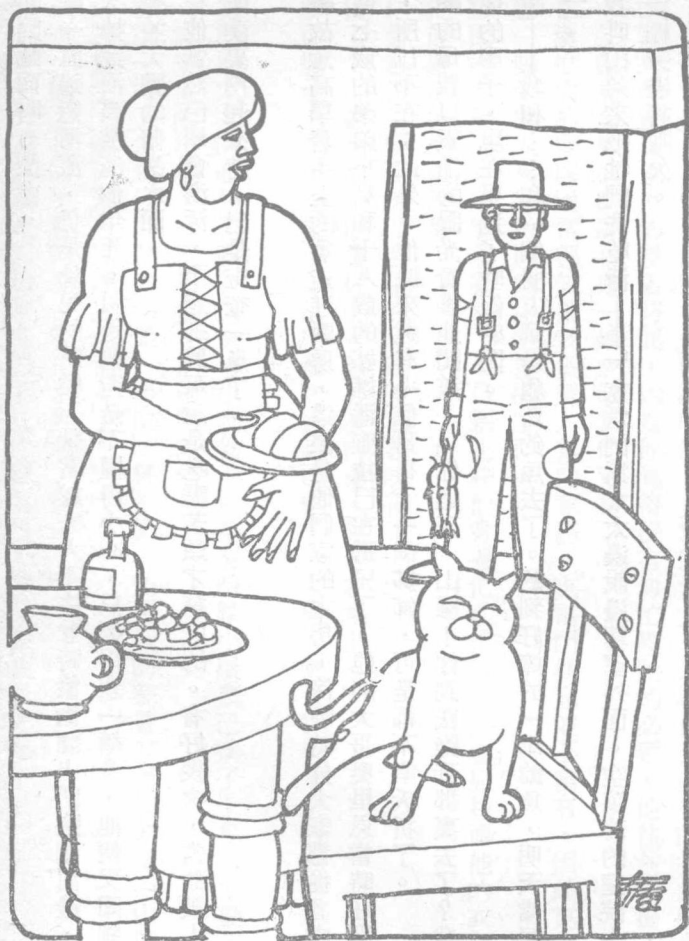
小男孩山繆·克雷門斯長大後成為著名的作家，以馬克吐溫為筆名，而這條河就是他的自由和知識的寶藏。

斜陽映在水面，山繆突然想到該是回家的時候了。不僅因為他母親原本要他中午就回去，更何況家裏的晚餐不會只有烏龜蛋而已。

小男孩偶爾在營火旁吃頓龜蛋大餐是件挺愉快的事，可是要這樣連吃兩餐就有點倒胃口了。這時候，熱玉米麵包、肉湯、煮馬鈴薯和牛油、牛奶自然顯得更誘惑人。

山繆拿起一串鯰魚，連連叫喚湯姆跟他一塊兒走。不久之後他們已在河中央，奮力划向密蘇里岸上。他們把船停靠在假日山脚下時，太陽已經落到水平線之下了。五分鐘後，山繆回到了家中。

他們家位於希爾街，是一棟平實的小屋，離碼頭相當近。五年前，他們搬到漢尼伯時，山繆



的母親即因此而暗自憂慮。

山繆一直迷戀河流，仍是幼兒的時候，就常趁家人不注意時偷偷溜出門跑到河邊，而且曾經不只一次掉進河裏被淹個半死。可是他還是不懂得小心，只要母親一轉身，他便又回到河邊，爬進空船裏並大膽的俯身水面。

現在他當然已學會游泳，不過那真可說是吃盡苦頭才練成的。有好幾次，當他被人從村子那邊的大熊溪裏撈起來時，已是奄奄一息了。

山繆故意高舉着手上的魚走進廚房，這裏是他們家的主房，傍晚時分大家都從各處回來聚在這兒，他七歲的弟弟亨利和十八歲的姊姊潘蜜拉已在那兒了。他的大哥奧里恩當時在聖路易當印刷學徒，所以不在；此外，他原來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可是都不幸夭折了。

山繆的母親以責備的眼光看著他問道：「你過來，山繆！你到底跑到那裏去了？我一整天都見不到你的影子，現在早過了晚飯時間。」

「呃——我和……和一個朋友到烏龜島釣魚去了。釣到好棒的一串鯰魚，明天當早餐一定很好吃！」

「我叫山弟來把牠們洗乾淨——」克雷門斯太太邊說邊望望外面。空蕩蕩的庭院中有一隻貓正在柴薪棚旁邊打呵欠。

她叫道：「喂，山弟！……老天爺，這小子還沒回來。我一個鐘頭以前就叫他去取水了。」

山弟是個小黑人，屋角的水桶見底的時候，克雷門斯太太就叫他到鎖裏的打水機處汲水回來。但是他每次都要花別人的雙倍時間，因為他覺得沒有匆忙趕路的必要。他往往在提了一桶水回來之後，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再走一趟或做其他雜務了。

住在漢尼伯的家庭通常都僱用幾個黑人幫助家務。克雷門斯家並不富有，因此克雷門斯太太只僱得起一個小黑人幫她做些家中粗重的工作。

山繆面露饑餓的表情看著餐桌，他母親正在他身邊忙前忙後，一會兒拉直他的衣服，一會兒用手指把他雜亂的頭髮理好。

「你替我留了晚飯嗎？我現在什麼東西都吃得下。」

「留了——雖然真不該讓你吃。鍋裏有肉湯，麵包在桌上。」

山繆從爐子上取下已經涼了的肉湯，爲自己倒了一大盤。然後把椅子上的貓趕走並在桌旁坐下。

克雷門斯太太的心腸很軟，又憐惜小動物，可是有時候小屋裏已擠了十隻八隻貓，柴薪棚裏又出現一窩新生的小貓，她也不得不把牠們淹死。

山繆把一塊玉米麵包泡在肉湯裏，再倒了杯牛奶。他母親的聲音又響起來：「山繆·克雷門斯！瞧你那雙手，髒得都可以在上面種菜了！」

「哎呀，媽！我的手很乾淨，我在水裏泡了很久。」

「對！泡在水裏捉魚，天知道還捉了些什麼東西，你現在就去洗乾淨。」

「好吧！」山繆乖乖地走出廚房，門口的凳子上有一桶水和一個錫盆。一隻貓正優雅地伸出舌頭舐水，山繆等牠喝完才倒了一點點水到盆裏，小心翼翼把手洗淨——他不喜歡把水浪費在清洗身體上。

「媽！媽！」亨利嚷着，「山繆偷吃糖！」

母親面容嚴肅地看着他喝道：「不准動！桶裏的糖已經不多了，你爸最近的律師業務又不太好。」

男人的聲音自另一個黑暗的房間傳來：「的確不好，可是我有個計畫會使一切改善。我們可以在田納西的那塊地上種點葡萄，既然開煤礦耗資太大，我們就把它改爲葡萄園。」

「種葡萄不是要很久以後才能收成嗎？何況我們還需要僱奴工去耕種。」

「當然得慢慢進行啦！」男人感到不悅，「不過我相信一定會有收穫的。」

「當然，約翰。」母親說，一面彎腰縫補衣裳，「現在你讓你的腦子休息、休息吧。山繆吃完後會替你拿藥來。」

這個男人就是山繆的父親。他的脾氣怪異、沉默寡言，和家人似乎永遠保持一段距離。他現在正躺在隔壁的臥房。

克雷門斯家的房子前面有間客廳，可是只在特殊場合才被使用，樓上還有兩間臥房——這五間房就是他們家的全貌。

山繆並沒有注意聽父母的對話，常掛在父親嘴邊的田納西土地絲毫提不起他的興趣。它太遙

遠、太難想像。可是對他的父母而言，關係可就不一樣了。他們新婚時即住在田納西，當時約翰·克雷門斯是個年輕有爲的律師，他的新婚妻子又是肯塔基州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第二個孩子出世時，他們買下了田納西東部的一大片土地——共有七萬五千英畝，原以爲可因此賺筆錢，因爲地底有煤礦和鐵礦，地上的木材也可以賣好幾千塊錢。可是實際上卻不然，沒人要買他們的木材，開礦的資金也太大，他們又無法以耕地的名義將其出售。

約翰·克雷門斯擔任鄉下律師的收入，並不足以維持家庭，於是他試著開店，可是也沒能成功。

一八三五年——亦即山繆出生的那年春天——約翰·克雷門斯決定將家搬到密蘇里州，想在這個新開墾的地區討生活。除了擔任律師之外，他還開店、養驢、買賣土地、養蠶，可是沒有一項能賺錢。

焦慮的氣氛瀰漫著整個家庭，父親變得更加古怪而沉默了。他因中暑而患了頭痛，現在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夢想有朝一日田納西東部的大片土地會爲他帶來一大筆財富。

頭疼這毛病大多是在春季發作，而春季裏山繆老是禁不住要出門探尋漢尼伯小世界裏的一切新鮮事物。頭疼和賺錢的計畫對他而言都不重要——並非他不關心父親的心情，他實在是愛莫能助——因此他這時候只想趕緊把藥交給父親，然後走進四月冰冷的夜色中，去瞧瞧鎮裏的大街上發生些什麼事情。母親見他伸手拿帽子，匆匆地把兩分錢塞在他手中。